【序】

说实话很不想从邓坊离开的。比起后来去旅游见到的那个什么世外桃源，我在老家的日子才更像武陵生活。前些天三娇姐姐刚去塘里面采了莲蓬回来，每天下午就在敞风口的那块空地上剥莲子，我妈和钟老师负责把莲子从洞里面挖出来，晒干，剥皮，再去心，我和妹妹就负责看。有时候也会把弟弟抱出来，本意是要让它出来外面透透气的，可我总想抱着它摸它的毛，我觉得抱着它就可以过一整天。到晚上就热闹，今天我家请客，明天就轮到你家，也不用在自己装饭，直接带着自己过去人家里面坐着，就有拿手好菜摆到你面前。最后一次还是在那空地上，摆一张大桌子到教学楼旁边的大灯下，晚风吹起来了就开始动筷。今天上午去农家刚抓的鹅，肉特别紧实，搞点辣椒炒一炒就很有味。还有下午特意叫舅舅家做的水豆腐，刚切好热腾腾的就拿了过来，端上三盘全部吃完了。

哥哥还说明天也别谁请客了，就每个人家端两盘菜出来，摆到下面一起吃，看看哪家的手艺更好。我妈边笑：“还说去旅游呢，把这些钱花到吃饭上我们都不知道能吃多少餐好的。”谁都没想到这是最后一餐，就在我和这些叔叔伯伯们打着拖拉机的时候呢，电话就来了。

说自驾游去云南，都已经准备好了呢，明天就出发，问我们家去不去。去吧。第二天早上五点就起来了，到城里打包完行李七点半准时出发。我的桃源生活还没尝够滋味呢，就仓促结束了。

【始】

一起去的有一个十三岁的妹妹，有些超越我认知的这个年龄应该的成熟了。后来的路上我俩几乎黏在一起了，好像同病相怜的囚犯。除了我爸妈还有六位是老师跟企业家，当然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院长，医生，护士和教授之类的啦。我也不好像我爸胡乱揣测我一样随便分析别人，但还是有一点要说明——虽然这次旅途我有诸多抱怨，不过能够遇见你们真的很开心。即使你们老是在吃饭的时候将以为我和妹妹听不懂的荤话，我妈老是教训我，徐校长斗地主总是逼我们出牌，也还是一起度过了很有意义的十二天。

十二天里最开心的是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处事的方法，最惊喜的是遇到了同一辆车上很照顾我的阿姨，最感动是我爸牵着我的手在古城里面逛，然后我俩一起骑行回去酒店。我说“下次再也不想和你们一起去了”是强乐还无味，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。我说“遇见你们真的很开心”是感动，也是自我指责。

既然人员已经到齐，那我们就开始旅程吧！

【桂】

自粤南，过八桂，至滇北，驶入山一座又一座。同行的阿姨老家是在广西，和我们说起她的小时候，会常常疑惑怎么村子里有时候会突然出现许多不认识的女人。她说：“我嫁来广东以后啊，看到有些五六十岁的老头都娶到老婆，我们村子里好多年轻人打光棍的。”她叹息，说广西的地太山太山…………

可她没说，那些夜晚没光的屋子里，残败的铁线莲如何将窗户遮挡得严实，皎白月光照不进满地荒芜颓唐看不到——那比被雾水打湿的动人脸庞更惹人怜惜的是惨遭凌辱的躯体，比逃不出的大山更绝望的是黯不见光的未来，饿疯的野狗撕碎美好灵魂。她没说即使开凿了山路后，在警方的严厉管控和打击下这样见不得光的交易仍在继续着。她没说原来人心比起大山更像一个喂不饱的无底洞，让人闻风丧胆的恐怖谷，张牙舞爪咬蚀他们和她们的良知以愚为美，把吃人当作日常。她没说在这场山与人的较量中，人类终于赢了。却以如此卑贱的方式……无力地伸手去抓，却只抓到一片偌大的空虚，置我于怪石嶙峋与险恶人心中孤独绝望地对峙着。

【滇】

越向西，风越松散，懒洋洋地乱吹一气。特别是在洱海边骑着自行车时，轻轻地给你胳膊上来几下，刮过细软的绒毛就带起一阵瘙痒。若在南雄，那这风要么是闷在热烘烘的鼓皮里面不出，要么一来就朝你脸上一个巴掌招过去，齐整极了。不仅如此，连洱海边的空气都是脆的，爽甜的，是被风吹皱的，像连绵起伏的丘陵，又像一扭便滋啦作响的彩色糖纸。岸边低矮的白色别墅错落有致，女人在窗边煮着咖啡，放了一首民谣版的《面朝大海》。我记得清楚，初三时语文课上我在讲台就绘声绘色“表演”过这首短诗，那么生动大胆，也许根本就没明白它的意思。后来我们去了另一个小县城洱源，在茈碧湖镇的农庄里偶遇了另一批来自广东的游客——几位大概退了休的阿姨，她们也刚从洱海边回来，不过已经在那租房子住了一个多月，正是在岸边的一栋白色别墅。

“从明天起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”提着小巧的旅行箱，里面只装着几件衣服，几本书和一台电脑。白天关掉手机漫无目的地闲逛，坐火车到各个城市去，到处游山玩水。晚上就捧着那几本最爱的书来回翻看，指尖覆在书页上沉沉入睡。偶尔写几篇文章赚点稿费，美吃几顿后又守着憋下去的钱包紧巴巴过日子。或许哪一天我遭受意外了也不要难过，那是我去另一个世界冒险了。希望善良的人可以在春天时候把我葬在大海边，我要点一首《sweet dreams》你为我演奏——用那把拿我骨头做成的吉他，忌日请带几束花朵，再邀上朋友们在我的坟头跳舞，千万不要为我流眼泪，因为我是开心死去的啊。

如果我不能这样没皮没脸地生活，那都是因为你。包围着我的你们地球人，嘴里嘟囔些我理解不了的语句，说什么“你要努力”，可究竟为什么得努力自己也说不清。我夜里想来想去终于想明白，原来因为生命短暂，与其纠结自己是否忙活一场到头来是为别人作嫁衣裳，不如抛开这些念头抓紧时间过这半推半就的人生。即便到头来仍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，那懦弱的，也不止我们自己。

【滇】

天还没亮就出发，逃避吵闹的人群，汽车向大山深处开去。香格里拉的山是波涛汹涌的海水，从水中蒸腾起的浓雾环绕住包裹山体的墨绿色外衣，在峭壁间开了一条云路。大风吹，吹裂天空撕开发白伤口，棉絮就从口中一大团地漏出，遮挡住不远前方，神秘又赤裸。

云变成溪流，山上林木也在风中涛声阵阵，车子闷头闯进纠缠的云雾留下一片寂静如幻境。幻境中肆意生长的草木遮挡住唯一退路，可车里人从不朝后看。原来盘蜒而上的迢迢大路是平山海的信心，勇气的赞歌，千年的博弈。

最后一站是香格里拉的虎跳峡。如果您非要说是小布达拉宫的话，我也无法否认，只是它名不副实实在难以入眼。相传这虎跳峡得名于此处一只前往天界的猛虎——它经过这里时，因金沙江水流湍急而被阻隔于哈巴雪山对岸，后终得山神相助，借着其投在江心的三丈巨石一跃过江，此后修行成为地藏菩萨的护法神兽。可那升天的猛虎身影并未完全隐去，而是扑向了江中化作滔滔怒浪。这景象如果你没看过，死了都会后悔。那并非一般的水啊，是自雪山上顺着山沟流下融化的活物！如群马自山巅奔下，如巨石自天边滚落，如共工撞倒了不周山，那物借着地势一冲而下，狠狠撞在江心石上，掀起十三米高的巨浪，好似一堵卷曲的墙包裹住整个石面，顷刻间又化成雪似的白沫落下，汇聚成滔滔江水朝下一块山石奔去。江水横冲直撞，好像没去挨一记石拳便不肯罢休似的，就这样你来我往地轰隆隆向前奔去。

可这水看久了，却越来越像是在虚张声势。看似被山挤着与这些讨厌的石头不斗个你死我活不撒手，实则是在你侬我侬地打情骂俏呢。要不山会吞吐着此物，放其流过？即便是这千万年的斗争啊，随着时间也慢慢生出感情来了，山和水互相傍依着，看似不容却都为对方撑着腰。等人类好不容易征服了山，在峭壁上开出一条路来，还安装上电梯架好观景台，准备接受山的臣服之时——底下隆隆江水却怒啸着逼退粟米蜉蝣般的人类，说即便是山拿你们没办法了，这里还有我呢！于是立于江边的愚人们，也成为它们这场游戏的一环。

【末】

从香格里拉回来，途径了贵州，于是去黄果树瀑布看了一看。景是好看的，但太多人这一点就非常讨厌，所以并不十分喜欢。回来后就大睡了一场，睡完觉起来后把去过的地方在地图上画一画，发现自己竟把中国南部都几乎游遍了。可我不再记得，于是叫十几岁的我背着如今的灵魂再去游一趟，她却不肯了。因为那是她自己的东西，我也不能碰的。

回忆在自我撕裂，过去的我便永远留在了过去，那些记忆随着梦境一同隐退了。等梦醒时，我能做的仅仅是作为一个冷漠的旁观者，以第三视角看着她笑，却无法同乐，而她哭也只隔岸观火。可如果现实就是梦境，那么比活在梦里更可怕的，是发现自己永远都将置身于这万物消失殆尽的梦魇世界里束手无策，徒有泪流。